

# 飘香的胡柚林

周华诚



一

过了小雪节气,果园里的胡柚全都摘下了树。家里地面上,堆满金灿灿的胡柚。娇凤奶奶坐在小竹椅上包胡柚。薄膜袋子用手捻开,吹一口气,放进一个胡柚,顺手一转,袋口拧成一条绳。包胡柚是个简单活计,却耗时间。这满地的胡柚两万多斤,没有半个月哪里包得完。

广播里播完新闻,开始播送戏曲。娇凤奶奶知道,11点了。她起身,把电饭煲的电源打开,然后出门。她要去胡柚林里看看,老伴这会儿还在地里干活呢。今天风大了起来,娇凤奶奶出门时紧了紧衣服——天真的冷下来了。

天气虽冷,但胡柚林却枝繁叶茂,将人藏了起来,只有轻微的声音被林间的风送出来。娇凤奶奶躬身钻进林子,绕过两棵树,这才见到徐老师。徐老师是她的老伴,正执一柄锄头,在离胡柚树根部一米多的地方,细心刨出一条条浅沟来,再把复合肥施进去。一棵树,总要刨十来条浅沟。施好了肥,再用浮土覆上。也有人图省力,直接把肥料施在泥层之上,那样一浇水,肥力就流失了。徐老师觉得这么干,是对胡柚树的不尊重。

“还没好呢?该吃中饭了。”娇凤奶奶说。

听见声音,徐老师歇下锄头。风从胡柚树梢掠过,呼呼地响。徐老师额上冒出微汗。

徐老师如今七十六岁,娇凤奶奶六十九岁。两个人在一起,将近五十年了。

二

胡柚的“祖宗树”就在胡柚林中。给那棵树下肥,徐老师格外舍得下本。

你这是偏心。娇凤奶奶说。

但徐老师只管自己下肥,一锄一锄,刨开地表的泥土。这棵胡柚老树,已经一百二十岁了。当年徐老师还小的时候,这棵树就在了,年年秋天挂果,满树金灿灿的。那时候,全村也只有这

么一棵,家里人都管它叫“橘子树”,只是这一棵“橘子树”结的果实,口感与别的树不一样。

到了1983年,浙江省常山县农业局调查林果资源,发现徐老师家这棵果树有些特别。特别在哪?这棵树,看起来像香泡树,却不是香泡树;果实吃起来像橙子,又不是橙子,酸中带甜,味道不错。由于这棵树所在的地方,是澄潭村的“胡村”这个小村庄,大家就把这果子称为“胡柚”。专家算了算,当时那棵树的年龄,就已七十多年。

后来,县里决定繁育推广这棵果树。由这棵老树繁衍出来的胡柚群体,遍布整个常山县,胡柚也成为这座县城的知名特产。徐老师家的这棵树,由此成为常山县的胡柚“祖宗树”。

有人追根溯源,问徐老师这棵胡柚树是从哪里来的呢?徐老师也不好。

澄潭村的祖先,在明末从浙江汤溪迁入,但他们的祖居地,并没有柑橘栽培的历史。因此,胡柚并不是祖先迁徙时带来的。澄潭本地倒是各种橘树种植的传统,专家们说可能是自然杂交产生的。看来这是块宝地,种子在这里落地发芽,诞生出美妙的果实。

在徐老师的自留地里,胡柚树的实生群体还有一批,有十几棵,树龄在五十多年。当时为了挑选培育最有品质的胡柚,农户和科技人员一起,经历了漫长时间的选育,慢慢地才让品种定型下来,然后推广到全县各地。

徐老师记得,当初他们家人把胡柚挑到城里,是当作“野货”卖的,多人看,少人买。那时大家都吃本地衢橘,这果子还无人识得,大家都看个新鲜,价格却不到本地衢橘的一半。只因那胡柚丰产,年年结果,家里人才手下留情,保存下来。

大家怎么会想到,后来胡柚会成为一种佳果,并名声大噪呢?

三

徐老师退休已经十四年了。退休前,徐老师是一名中学教师,教数学教了四十一年。

娇凤奶奶问他,你这一辈子,教了多少学生?

徐老师一下算不出来。真要算,一年两个班,那就得一百多人,四十多年,你说得有多少?

倒是常常有学生在路上见到他,叫一声“徐老师好”。有时看对方面孔,面熟得很,但徐老师也想不起对方是哪一届的学生了。

有时也有三五个学生,结伴来家里看他,顺便也看看那棵胡柚“祖宗树”。他的学生里,有开工厂的,有外出务工的,有在家种田的,跟春天胡柚树上的花朵一样多。

徐老师的儿女们也都在外地,徐老师退休之后,儿女们都希望二老能享享清福,也商量着让二老搬到城里去住,可他们没有去城里。

还是住在乡下老家舒坦。徐老师说,这角角落落,闭着眼睛都能摸到。空气好,水好。娇凤奶奶补充说。

还有这胡柚树呢,一百多棵,也不能不管。徐老师又说,这棵胡柚“祖宗树”,我得好好照料呀。

胡柚成熟时,一两万斤果子,都要采摘下来。现在村庄里的年轻人不多,很多事情都是老两口互相帮衬着,自己慢慢干。慢慢一点,不着急。

胡柚树高高的,免不了要爬树。胡柚疏果,把青果摘下一部分来,晒干了也能卖钱。有一次,就在爬梯时,娇凤奶奶一不小心跌了一跤,把手摔伤了。后来到省城医院住了二十天,出院后,又在杭州的女儿家里休养了三个月。

“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年轻人了,这怎么行?”“为那一点胡柚,不值当!要我们说,那些胡柚树,干脆不要管了。”儿女们心疼地说。

老人家嘴上应承着,可心里还丢不下那些胡柚树。休养好了,回到老家,老两口转着转着,又转到胡柚林中去了。

四

刚采摘下来的胡柚,并不是最好吃的。果子得放一放,放上一个两个月,果实里面的糖分多了,就甜了。剥

开厚厚的柚壳,果实的囊粒汁液饱满,一口下去,汁水又鲜又甜。

“冬天在空调间里,剥个胡柚吃,非常享受。”这个话是女儿跟她的朋友们说的。女儿见老两口的胡柚那么多,就在朋友圈里吆喝。不断扩大的宣传,不断累积的口碑,让胡柚销得更远。上海的,北京的,南京的,杭州的……有人吃了,年年都惦记着买。

除了口感好外,胡柚还有药用价值。胡柚清凉,利肺,能预防感冒。胡柚壳剥出来煎水喝,村里人感冒了,这么一碗喝下去,发一身汗,感冒好得快。

徐老师和娇凤奶奶平常侍弄这些胡柚树,都是慢慢来。做得动,多做一点;做不动,少做一点。“有得做,都是好事情。”徐老师说。

“祖宗树”上结的胡柚,特别受欢迎。这棵树年年能结果一千多斤,有人开价五千元,想把整棵树包了。也有人说这个价钱太便宜,应该卖一万元,或者更贵一点。徐老师笑笑。他说,“祖宗树”一百多年了,这树结的果,不能只看卖多少钱。只要大家喜欢胡柚的味道,自己就心满意足。毕竟,胡柚的好滋味,都是用时间养出来的。

五

吃过中饭,徐老师又扛着锄头去胡柚林了。

娇凤奶奶也跟着去。徐老师干活的时候,娇凤奶奶就在一旁看一会儿。看看树,看看草。

穿过林间的小路,风吹着胡柚树叶哗哗啦啦地响。等这一批复合肥用完,天气会完全冷下来,树叶也要落光了。

但是,等到冬天过去,春天再来,胡柚花开的时候,整个林子像落雪一样,那个香啊!

十里飘香。娇凤奶奶喃喃地说着。不止十里啊,现在一个县的胡柚面积十万亩,说百里飘香也不过分。徐老师接一句:继续干活。

干活的声音,安安静静,却随风飘到远的地方去了。

图为常山县胡柚林。 李君平摄



## 小城情深

蔡勳建

那年10月,我背着背包,骑自行车,从乡下来到华容县城西门商业汽车队报到。进入车队,我看到满院子的各种货车。车队的齐队长把我交给韦副队长:“小蔡来了,你给安排一下。”韦副队长是本地人,老汽车兵。我虽也是汽车兵退伍,但在他面前还是个新兵。

老韦领我到车场北角的一间小屋,说,就住这吧。这其实是一个简陋的工间,前面卧着一台车床。小屋右侧是一长溜车库,门口放着乙炔发生器,后窗紧贴着一个发电机房。彼时,车床切割金属发出“哧哧”的声音,另一头电焊枪头“嘶嘶”地吐着蓝色的火舌,修车间里砂轮机和打气泵发出“嚓嚓”“嘭嘭”的巨响……眼前一片繁忙。

就这样,我走进了华容城。

在没有大桥的年代里,我们湖区司机每每车到江边,都会望“水”兴叹。有一天,我驾车去岳阳,在洞庭湖西渡的时候,读到一篇小说《高高的芦苇塔》。许是年少轻狂,我居然也想写小说。于是,我白天出车,晚上就伴着隆隆的发电机响,在宿舍里写作。我经常到位于水塔巷的文化馆找一位编辑老师,他也是一位老作家,曾写过大量诗歌、话剧、戏曲。他手把手地教我写作,帮我修改习作,还指出我写小说存在的毛病,并让我试着写报告文学和散文,我也成了文化馆的“常客”。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大潮,我一个乡镇供销社女职工的故事,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《蹩足摘桃子的人》,并在《洞庭文艺》发表。看着自己的习作变成了铅字,我欣喜若狂。从此干劲倍增,一直写下去,三四十年来没有间断。

对于华容这座小城,我无比依恋,且心怀感恩。它给了我温暖,让我插上了“翅膀”——一边驾车修车,一边文学写作。专业技术让我在小城立足,文学创作为我的人生添彩。我看着小城一天天“长大”。老一辈华容人总爱说,华容县城只有“一巴掌大”。是的,老城不大,河东有条状元街,河西有个四牌楼。四牌楼是县城的繁华地带、商业区。县城以此衍生东南西北四条街,最长的北街也不过百余米。然而如今,开着小车在城里转也得转上半天。

不仅城市的地盘在飞速扩展,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在与时俱进。有一年,我走在华容城街头,来到二桥西下十字路口。交通信号灯在前,纵向道车流滚滚,横向道百车待发。渠化岛上,小栅栏内绿树婆娑,红花灿烂。身着橘红色马甲的交通协管员拿着小旗衔着口号,过街行人安静地在斑马线外等候。这时,一位男子肩上骑着一个小男孩,临近斑马线,男子放下孩子,等待绿灯。孩子一手拉着男子的手,一手扶着红白相间的警示桩,嘴里学着“红灯,留步”。童声

稚气,煞是可爱,让我忍俊不禁,也感到心里暖暖。

一转眼,我到了退休年龄。退休那年,有一次散步,不经意就走到了县城西门。我真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,我看到昔日车队门前的护城河,如今颇有水乡风貌,河岸,香樟婆娑,垂柳依依。我从一条巷道走进,发现过去的车场车库,现在都建成了民居楼房。附近原来的田家湖也成了新城区,高楼林立,车水马龙,市声喧嚣,满目繁华。我沿港东路北上,过去的水洼地,今日已成闹市。信步走到“山水蓉园”小区,登高西望,马鞍山休闲公园乐声缭绕,舞者蹁跹。移目北眺,高速公路傍城而过,浩吉铁路穿境东去。这是条电气化铁路,不仅使中国铁路版图新增一条纵贯南北的大通道,也让华容这个小城通了火车。

曾经一段时期,小城不少人搬去了岳阳等地生活。我呢,守着小城四十年,根本没想过离开。这几年来,大哥、三弟、四弟一直叫我也跟着他们搬到岳阳去,加上我们在华容的房子没有电梯,种种原因让妻子有些动摇,想去岳阳市区买一套电梯房。可这时,一连串的好消息传来:县城“长江引水”工程竣工了,水龙头清亮的自来水哗哗直流;家里引入了天然气,再也不用背液化气罐了;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将获得政府资金补助……听了这些消息,真是让人眉开眼笑。妻子听说后,更是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们不走吧!”

小城春秋四十年,充满了我的回忆,也让我对这座小城充满了热爱。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# 大地

# 花样农家

阿炉·芦根

前不久,在朋友的办公室,我被一盆绿植所吸引。

我问:这花是哪来的?

新建村。朋友回答。

见我一愣,朋友补充道:乐山市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新建村,那里变成了一座大花园。

哦!我恍然大悟。

我对新建村并不陌生。十几年前,我就是共安彝族乡新建村踏上工作岗位的,任新建村的主任助理。那一年初夏,天空下着蒙蒙细雨,高居山巅的新建村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,令二十岁出头、刚步入社会的我,倍感新奇。乡政府的老吴,是新建村的包村组长,领着我往山上爬。我们边走边聊,不知不觉走了几个小时,浑身已经湿透,但抬头一看,新建村还遥遥地立在前面。

新建村共有四个村民小组,分布在三条山埂和一条山沟。一组地名叫白果树,那里生长着三棵年头已久的白果

树。二组叫豹林岗,三组叫瓦片槽,四组叫火草坪,就是新建村的山巅部分。从其他任何一个村民小组去火草坪的行程,都要两个小时以上。

老吴将我引荐给当时的村支书老高。老高正在地里侍弄庄稼,一听见老吴喊他,就抱着一捆杂草,绕过土坎,来到我们面前,未开口先笑。如今我已忘记老吴跟老高当时的具体谈话内容,我只记得老高对我说的第一句话:小伙子,咱们村可是出行靠脚、吃饭靠天……

此行算是报到。过了几天,我和老吴又来到新建村。这一次,村里开了一个会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分派近期工作任务,我接到第一份工作任务:抄电表。从那以后,我每隔一个月就去四个村民小组抄总电表,再将经过一整天奔波获得的数据加起来,报到电站里去。

一年后,我转正为共安彝族乡人民政府干部,所联系的村还是新建村。在这期间,大概有三年多时间,我主要干了两

件事:第一件是组织人力从火草坪开挖万米多长埋管槽,给其他三个组引来自来水;第二件是组织大家从通乡公路处岔开一条通到新建村的机耕道。两件事干完,我改包了其他村,随后调到县里。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以后,因为有一定的乡村工作经验,我成为驻村帮扶干部,工作重心再次回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。

此时的乡村,正在蝶变。

那个“出行靠脚、吃饭靠天”的新建村已今非昔比,那里建起了花卉大棚,还修建了崭新的办公场所。那条我爬了几个小时的羊肠小道已被高标准省级通村公路所取代,曾经灰暗的瓦房大都被两层小楼所替换。老高已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了,如今与花为伴,老有所乐。他感慨地说:“我也喜欢上了侍弄花草,还能在爱好中挣点钱。”说这话时,老高的脸色更加红润了。

后来,我在永胜乡一个叫顺河的村庄驻村扶贫。以前村里百姓追求的是

住房宽敞温暖、遮风避雨;现在追求的是“花样农家”,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前景。在顺河村,有一次走访贫困户老张,远远的就发现了异样,那原本空空的院坝上影影绰绰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上前一看,院坝里已经多出了一圈花卉绿植。我很惊喜,给老张打了一个电话:“老张,不得了啊!”

“小罗,怎么回事?”

“在你家门口,咱们家院坝‘生’花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张的笑声震得电话听筒嗡嗡响。

“哪儿来的呀?”我问。

“村里不是家家户户都在创‘花样农家’吗?村里还有补助呢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是说,这些花卉绿植是哪儿购买的?”

“新建村,共安彝族乡新建村!”

此后,我在许多场所邂逅新建村的绿植,心里总会生出亲近与暖意。